

离职后我被前上司缠上了.....

第1章

宋襄皱着眉从睡梦中醒来，有点不适地翻了个身，身体摩擦之间想起来自己床上有人。

她咬着牙起身去打开台灯，身边男人就不耐烦的深呼吸一下。

灯光昏暗，照在男人光裸的后背上，阴影绵延到侧脸，线条流畅的轮廓棱角分明。

宋襄足尖点地，走到衣柜前换好衣服才坐回床沿，伸手去碰男人的背。

“严总，六点零六分了，您早上七点半有会议。”

男人不耐烦地舒气，一把甩开她的手，声音沙哑：“滚！”

宋襄习以为常，面色冷淡地起身。

她轻手轻脚地下楼，进厨房给自己做早餐。面无表情地吃完，然后徒步走到路边，打了车去公司，全程没有吵到严厉寒。

熄了灯，她是严厉寒的私人床上用品，出了房门，她是严氏集团总裁的首席秘书。

她一到公司就将一切准备就绪，表情冷淡地站在会议室外面等人，众人经过她身边，全都礼貌讨好地向她问好。

七点二十八分，总裁的专属电梯发出了声音。

宋襄舒了口气，退到会议室外，目不斜视地站着。

严厉寒身材接近一米九，从远处走来就自带威压，更别提他薄唇白面皮，一张脸永远是绷着，天生就是薄情样。

宋襄一米六八，在他面前也显得弱小。

严厉寒看都没看她一眼，仿佛昨晚和宋襄翻云覆雨的男人不是他一般。

会议时间长，宋襄中途回了一趟秘书室，给严厉寒订早餐。

她正端详菜单，同为秘书的李珊凑到她身边，“襄姐，你看严总下午的行程了吗？”

宋襄抬头，“怎么了？”

李珊啧了一声，小声道：“严总晚上有个饭局，是和那个SHINE的亚太区总裁路易斯。”

宋襄在脑海里转了一圈这个人的资料，紧接着就想起来了。

路易斯是个臭名昭著的白人，仗着身份特殊，最喜欢骚扰女员工，之前还给一个合作公司的秘书长下过药。据传，他连严厉寒的小姑姑严榛榛都敢纠缠，全然肆无忌惮。

严厉寒如果要去，那肯定也得带秘书，秘书室其他人肯定不愿意，所以李珊才过来打听消息。宋襄扯了扯唇角，淡淡地道：“放心，严总未必带我们去。”

她话音刚落，秘书室的门被人推开，刚上来的新人小赵探着头进来，小心地看向宋襄。

“襄姐，严总找你。”宋襄快速下了餐厅的订单，面不改色地出了秘书室。

她跟着严厉寒五年了，刚进公司没多久就被那男人拐上了休息室的床，这几年虽然也遇到过难缠的客户，但严厉寒从没让她做过下作的事。

办公室里，严厉寒动作流畅地签完一份文件，头也没抬地开口。

“去收拾一下，晚上有个饭局。”

宋襄脚下微顿。

见她没出声，严厉寒微微皱眉，抬头看了她一眼，“宋襄？”

宋襄回过神来，表情照旧，“是。”

严厉寒将文件丢给她，面色微冷，“你跟着我几年了？”

宋襄琢磨不透他的意思，淡淡地道：“五年了。”

“摆正自己的位置，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是。”

宋襄面不改色地出了门，掌心一片冰凉。

谁家小蜜用五年，严大总裁恐怕是吃腻了，准备找机会把她抛给下一个人了。

她面色如常地回到秘书室，吃了一下午葡萄，顺便将一把匕首放进了随身的包里。

要是中招了，还能给自己一刀清醒清醒

第2章

天黑，严厉寒从办公室出来，宋襄跟着起身，周围一圈秘书眼观鼻鼻观心，多多少少露出点同情。

上了车，严厉寒闭着眼睛养神，忽然幽幽地道：“人事部说你前两天去调过入职合同？”

宋襄心里咯噔一下，脸上保持着冷静，“忘记入职的准确时间了，想看看我什么时候符合迁户口的条件。”

严厉寒睁开眼睛，似笑非笑地盯着她的侧脸，“我还以为你是瞧不上严氏，准备跑呢。”

“您言重了，能做您的秘书，是我的运气。”

宋襄压着呼吸，语气平稳地说着奉承的话，脑子里却一片浆糊。

严厉寒没再往下说，她的心却保持着高频跳动。

她确实是打算辞职走人，严厉寒最近莫名地难伺候，她早点走人就早点有生路。

严厉寒妻子这个梦她五年前做过，早就已经醒了。

“严总，到了。”

宋襄脑子里正乱，车已经在帝豪酒店前停下了。

酒店经理提前领着人在外面等候，点头哈腰地问候严厉寒。

宋襄理了理思绪，跟在严厉寒身后，一路往上去了顶楼，透着巨大的落地窗可以看到江上的夜景。

电梯一开，扑面而来的油腻香水味。

金发碧眼的四十岁白人，衬衣领口还敞着，上来就打算抱住严厉寒。

严厉寒是不给任何人面子的，略一侧身就避开了。

刚好，路易斯直接就撞到了旁边的宋襄。

男人眼前一亮，一把抓住宋襄的手，“严，你身边这位小姐真是美丽。”

话音刚落，手就顺着宋襄的手臂往上摸去。

宋襄咬紧牙关，忍着心底那股恶心，没有后退。

身后，严厉寒只是微微皱眉，随后就仿佛没有看到，丢下宋襄便往里走。

路易斯见此，动作也就更加大胆，直接将宋襄揽进了怀里。

宋襄脸上挂着笑，伺机挣脱，却找不到间隙。

她几次都看向严厉寒，男人却神色淡淡的，偶尔纡尊降贵听一两句随行高管的奉承话。

众人落座，路易斯搂着宋襄坐到了严厉寒对面，试探地道：

“严，你这位秘书小姐，多少钱能让给我？”

气氛略诡异，桌上高管都觑着严厉寒的表情，生怕惹毛了这位爷。

宋襄攥着椅子柄，背脊无意识地绷紧了。

“她？”严厉寒眼皮一挑，视线转而饶有兴味地看着宋襄，薄唇微掀：“在我身边五年了，小钱大概动不了她的心。”

他话一出，众人就都有了数。

哪个身居高位的男人能玩一个女人五年，肯定腻了。

耳边一阵恶心的笑，放肆的调情话就都出来了。

宋襄深吸一口气，和严厉寒毫无波澜的眼眸四目相对，忍着路易斯贴到她耳边的亲吻。

她猛一侧身，躲过了路易斯的亲吻。

对面，严厉寒略一挑眉。

“路易斯先生，我敬你。”

宋襄脸上挂起笑容，将一杯红酒递到了路易斯唇边，“感谢您的喜欢。”

周遭一片起哄声。

路易斯喜不自胜，就着美人的手喝下一杯酒，“宝贝儿，你可真是小甜心。”

宋襄感受着对面灼热的视线，她笑容更深，又倒了一杯酒，仍旧是递到路易斯唇边。

“您再喝一杯。”

周围男人们起哄，路易斯又精虫上脑，当然会喝。

宋襄手一倾，一不小心就把半杯酒倒在了路易斯胸口。

“啊！对不起……对不起……” 她神色慌张，仿佛误入陷阱的小白兔，一个劲儿地道歉。

路易斯却丝毫不生气，一把抓住她的手，“宝贝儿别怕，一件衣服而已，咱们去休息室换了就是了。”

宋襄本来是想让他找点事做，没想到这杂碎居然打算直接去休息室。

陪路易斯去休息室，跟和他去酒店开房有什么区别。

她有点慌，下意识地看向对面。

“怎么还要请示老板吗？”路易斯伸手摸了一把宋襄的下巴，眼神玩味地打量对面的严厉寒。

严厉寒靠在椅子上，姿态倨傲，眼神都没给宋襄一个，俯身端起酒杯轻抿了一口。

“你弄脏了衣服，自然该你弄干净。”

他的声音仿佛机械，一点犹豫都没有。

宋襄差点咬碎一口牙齿。

她来不及多看严厉寒的表情，人已经被路易斯揽着腰从座位上带了起来。

周围都是男人，眼睛里全是心照不宣的嘲弄，没有一个人有帮她的意思。

宋襄心里一片冰冷，身体根本不受控制地被带着走。

第3章

宝贝儿，别怕，我对你这种美人一向是温柔的。”

路易斯察觉到宋襄的抗拒，放在她腰间的手就更加大力，全程都是拖拽着。

休息室附近私密性很高，有侍应生看到他们过去，直接关了门退出去。

套间的门刚打开，宋襄就被路易斯的一股大力推到了门上，紧接着就是恶心的男人气息逼过来。

宋襄侧过脸，吻就落在了她的脸颊上，然后一路往下。

男人的力气太大，路易斯又是老手，轻松地钳制住宋襄的双手，然后打算往她的衣服里面探。

“宝贝儿，你真是馋死我了。”

宋襄咬紧牙齿，拼了命挣扎，却还是被对方上下其手。

“住手……这里是休息室……”

“放心，不会有任何人过来打扰我们。”

路易斯低低的笑，言语之间是警告和调戏，恶心的舌头在她脖子上轻轻掠过。

宋襄仰起头，躲避对方的吻，眼泪就控制不住地往下落。

严厉寒，你好样的，就这么把我丢出去了。

啪嗒！

宋襄瞳孔放大，感受到男人冰凉的手探到她后面，轻松打开了胸衣的按扣。

“乖，让我好好疼爱你……”

不行！绝对不行！

宋襄尖叫一声，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一口咬在了路易斯肩膀上！

路易斯不敢相信，迅速松开她往后退，嘴里连续骂了一串英文的脏话。

“你他么找死！”他反应过来，捂着肩膀就要上去踹宋襄。

宋襄瘫坐在地上，却没有躲开，忽然抬起头。

“严榛榛……”路易斯停住动作，眯起眼睛，蹲下来扣住女人的脖子拉到自己面前。

“你说什么？”

“路易斯先生喜欢严榛榛小姐吧？”宋襄咽了一口口水，手指发颤地捋开散落的头发，侧着脸对眼前恶心的男人微微一笑。

路易斯舔了舔牙齿，忽然笑了，扣着宋襄的脖子加大力道，凉凉地道：“喜欢又怎么样？她跟你一样不识抬举，欠调教得很。”

宋襄扯了扯唇角，仰头看路易斯，眼眶里水灵灵的，“结婚谈恋爱才需要喜欢，露水姻缘应该用不着喜欢吧？”

路易斯眼前一亮，顺着她的暗示往下走，“你能帮我得手？”

宋襄嘴唇微颤，道：“严小姐最近就要回帝都了，到时候一定会来严氏，我可以主动要求接待她。”

“我凭什么相信你？”路易斯神色怀疑。

“严榛榛小姐是我们严总的小姑，严家的大小姐，严老的掌上明珠。”宋襄扯了扯唇角，拉上自己的领口，幽幽地道：“难道不值得您冒险相信我一回吗？”

“你帮着我算计严厉寒的小姑，就不怕死？”路易斯审视着宋襄的脸。

宋襄沉下脸，面无表情，“如果不是严总，我应该不用出现在这里。”

路易斯神色玩味，忽然大笑。

“好！我放你这次！”

宋襄松了口气。

男人忽然又把她拉进怀里，毒蛇吐信般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要是你敢骗我，我保证玩死你。” 黑色商务车内

司机透着镜子往后看了一眼，严厉寒喝了不少酒，正闭着眼睛假寐，眉心紧紧堆在一起，周身都是令人压抑的低气压。

“严总，宋小姐.....”

严厉寒睁开眼睛，漆黑的瞳孔里布满阴鸷，唇角下压，“她不会出来了。”

“那我们.....” “开车。” 男人语气忽然加重，声调中夹杂着森冷。

司机不敢违逆，正要发动车，忽然看到一抹纤细的身影从酒店里走出来。

“严总，是宋小姐。”

严厉寒眉心一收，凌厉的视线射向窗外，迅速攫住了灯光下走近的熟悉身影。

第4章

宋襄拿着手袋，面色平静地走到车边，俯身拉开了车门。

“严总。”

严厉寒眼神复杂，没有阻止她上车，视线就一直打在她的侧脸上。

宋襄坐上车，背脊挺直，一言不发，仿佛刚才的事没有发生过。

“这么快就出来了？”男人森森的声音飘到耳边。

宋襄唇角上扬，半侧过身，眼神嘲讽地看着严厉寒，“严总是觉得我出不来了吗？”

严厉寒微眯着眼，审视的眼神忽然收回，嗤笑一声，听不出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有点本事。”宋襄骤然收敛笑容，转而看向前方，下意识地垂下了头，脸庞在晦暗不明的灯光下轮廓模糊。

“多亏严总多年的调教，我受益匪浅。”

严厉寒手指轻轻抹了抹唇，眼底蔓延着审视和狐疑，抬头看到上面的镜子。

镜子里，刚好可以看到宋襄。

即便有刚才那样刺激的经历，她的脸上也没有任何破绽，依旧完美得像个机器人，怎么都找不到几年前的活泼痕迹。

灯光一闪，女人脖子上的痕迹一闪而过。

他眼中笑意瞬间湮没，森森的视线重新转向宋襄。

“停车。”

司机反应迅速，麻利地在路边停车，然后识相地滚了下去。

宋襄忽然无法控制怒气，借着机会，转身就去开车门。

她手刚搭上门锁，腰上就多出一只手，猛的一下往后带去。

身体落入宽阔的怀抱，熟悉的木樨香狡猾地钻进了鼻息。

男人从后面抱住她，下巴落在了她的肩膀上。

宋襄咬牙，喘着气推拒，“严总，这里是外面。”

她话音刚落，严厉寒轻嗤一声，翻开她颈间的发丝，看清了那处瘀痕。

“能跟那白皮猪去休息室，不能跟我在车上？”

他缓缓说着，冰凉的手已经绕到了宋襄身后，熟门熟路地往下拉拉链。

半个小时之前的恐惧忽然涌上来，宋襄死死咬住唇，在心里狠狠骂了一声。

王八蛋！

“等会儿声音叫小点，司机还在外面。”男人薄唇贴着她的耳垂，视线却一直盯着宋襄的侧脸，不放过她一丝一毫的神情变化。

宋襄气得浑身发抖，在脑子里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却碍于双手被束缚着无法动弹。

严厉寒感受到她身体的软化，不知不觉间减少了压着她的力道，低下头，唇贴上了她的脖子。“严总？”宋襄借着空隙叫他。

男人的动作没有停，细密的吻连绵不绝地落在身下人的脖子上，呼吸略有急促。

宋襄侧过脸，睁着眼看清上面的车顶，幽幽地道：“您不嫌脏吗？”

严厉寒略皱眉，动作顿了一下。

宋襄张口，一字一顿：“我陪路易斯在里面呆了二十分钟，够干完全套的了。”

严厉寒瞳孔骤缩，下颚绷紧，眼神中闪过一丝嫌恶。

宋襄趁机，从男人怀里挣脱，慢条斯理地整理已经凌乱的衣服。

身后的男人没有动静，宋襄也能感受到后背上灼热的视线。

她深吸一口气，拿了包，伸手去开门。

“严总，通知你一下，我不想干了。”

说完，没管身后人是什么表情，挺直了背脊下车。

司机听到动静，有点懵地跑过来，“宋秘书？”

宋襄还想着说几句场面话混过去，男人薄怒的声音已经从车里砸了过来。

“让她滚！”

司机表情有点尴尬，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

宋襄耸耸肩，对司机礼貌一笑，转身就踩着高跟鞋往马路边走，头都没回一下。

第5章

夏末秋初的夜晚，凉的人身心具颤。

宋襄一路走回家，脚上全是血泡。

打开门，一个人的空间。

她一声不吭地脱衣服，洗澡。

滚烫的水冲在身上，直到快把一层皮都烫脱了，她才关掉淋浴，然后用浴球死命地搓身上的皮。

再用力一点，那些恶心的痕迹就都消失了。

她面无表情地做着这一切，从头到尾都没哭，照镜子的时候看到脖子上那道淤青，盯着镜子里眼睛布满血丝的人看了好久，眼泪忽然就控制不住了。

怎么把自己活到这种窝囊的地步呢……

“废物。”

镜子里的人猛地抬手，对着自己用力抽了一巴掌。

一下不够，又打了一下。脸上疼了，脑子就清晰了。

她擦干眼泪，从浴室出去，给自己吹干了头发，整个人都冷静了下来。

路易斯是个炸弹，绝对不能再撞上对方，否则绝不会像今天这么走运。

她也没傻到真的去算计严榛榛，即便对方再惹人厌，也没到让她毁对方清白的地步。

辞职是最好的路，离开帝都，带着妈妈去小城市好了。

严厉寒是个大方的金主，这几年她陆陆续续得过两套房，卡里还有一二百万存款。

这么一想，压力就小了不少。

她没再犹豫，丢开毛巾，连夜就给人事部发了离职申请。

邮件发出去，心上那块巨石仿佛瞬间移开了，然而只是轻松了片刻，那种令人害怕的空虚感就排山倒海地涌了过来，仿佛心脏的位置被挖空了。

宋襄靠在椅子上，伸手捂住自己的眼睛，让原本快要溢出来的情绪全都消失在指缝间。

不知道过去多久，疲惫感扑过来，她起身去倒在了沙发上，囫圇着睡过去。

反正要辞职，闹钟响的时候，她直接按掉了。

一觉睡到日上三竿，宋襄是被连续不停的手机铃声吵醒的。

她摸到手机，迷糊着接了电话。

“喂。” “宋小姐，我是徐毅。”

宋襄不耐烦地睁开眼睛，坐起身子，“有事吗？”

“严总在医院，麻烦您现在来一趟。”

“医院？”宋襄皱了皱眉，没有动作，“我去不了。”

徐毅诧异，电话里顿了一下，随即道：“宋小姐，你是知道严总的脾气的，没必要太较真，否则后果您应该想象得到。”

宋襄不语。

徐毅的声音又传过来，语气软了一些，“宋小姐，我必须提醒您，您名下两套房属于赠与财产，严总是可以收回的。”

宋襄猛地攥紧手机，下颚绷紧。

徐毅又道：“我听说您母亲还在疗养院，费用应该不低吧？”

宋襄深吸一口气，平静下来，“把具体地址发给我。”

“好。”徐毅态度礼貌，赶紧挂了电话。

宋襄心情烦躁，忍着火气去换衣服。

她没着急，打了车慢悠悠地过去，一路上甚至忍不住诅咒严寒。

最好不要是小毛病，整个痛苦的胃溃疡之类的，让他感受感受人间疾苦。

到了医院，徐毅发来信息，让她去三楼，说是左手边第二间检查室。

宋襄出了电梯，仰头一看，却发现是妇科。

她愣了一下，脑子里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不确定地去敲了检查室的门。

“您好……” 监察室里只有一个女医生，对方冷冷地抬头扫了她一眼。

“宋小姐是吗？”

“是。”

“您躺上去吧，我去准备一下。”

宋襄脑子一懵，脚仿佛被钉死在了原地。

第6章

宋襄觉得脸上被人用力扇了一耳光，耳朵里嗡嗡地响。

医生看她迟迟不动，以为她是害怕，冷漠地道：“只是简单的生理卫生检查，躺上去吧，裤子脱掉，我取个样就行。”

宋襄双手抓紧身侧的裤子，强迫自己冷静，给自己作心理建设。

就当是做免费体检，没关系的。

她面无表情地躺上去，大概已经猜到了严厉寒的意图。

棉签轻轻刮了一下，过程很迅速。

宋襄麻木地起身，却发现自己的双脚居然在一分钟内麻了，她的腿在发抖。

不是害怕，是气的。

“您可以走了，结果我会直接交给徐先生。”

宋襄没反应，整理好衣服，尽量平静地往外走。

她在走廊上坐了一会儿，捋清楚了思绪。

严厉寒觉得她被路易斯玩过，所以让她来检查有没有得病。

她深吸一口气，很想发火，手机突然响了。

是严厉寒打来的。

宋襄抹了一把脸，控制住声音的颤抖，张口：“严总。”

“检查做完了？”男人的声音冷漠平静。

宋襄盯着对面的墙壁上反映出的自己，冷冷地道：“我已经辞职了，您真的不需要再贴补我一个体检。”手机里传来一声嗤笑。

严厉寒用一贯的语气反问她：“邮件还没看？”宋襄皱眉，有种不祥的预感，“我……”男人打断她的话，言简意赅：“八点过来，我会回去。”

说完，只剩下嘟嘟嘟的声音了。

宋襄等不到回去，直接用手机查看了邮箱里的东西。

人事部发来的回件，只有一张截图照片，一眼就看出是合同条款。

五年的任职期内解约，违约金一千万。

宋襄瞳孔放大，浑身仿佛置入冰窖，冷得瑟瑟发抖。

她当初进公司的时候还是新人，根本不清楚合同规范，但她敢肯定合同里没有这一项。不对，这几年她跟着严厉寒，前前后后签过无数合同。

难保其中没有严厉寒故意夹杂的私货，她说不定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给卖了。

距离五年，还有不到三个月。

宋襄闭了闭眼，撑着椅子站起身，脑子里迅速确定了损失最小的方案。

必须熬完这三个月，否则少了这一千万，她以后的路都会举步维艰。

她一路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努力消化那股裹在心上的耻辱感，然而这种感觉就像是医院里的消毒水味道，死死地粘在了她身上。

回家冲了个澡，全身上下都搓了一遍，那股羞耻感才随着消毒水味逐渐消散，沉淀到内心的最深处。

麻木地刷手机熬到天黑，打车去严厉寒的住处。

到了门口，指纹开门。

“对不起，您的指纹无效。”

机械的声音冰冷又无情，宋襄轻呵了一声，裹紧衣服，在台阶上坐了下来。

她可以走，或者去对面的咖啡厅坐下等，然而这只会让严厉寒更生气，她承受不了对方的怒，就只能承受八点的冷风了。

天色越来越黑，一直到九点多，宋襄觉得自己脑子已经开始发晕，一道强烈的光束才照过来，她整个人瞬间就清醒了。

严厉寒从车上走下来，隔着强烈的灯光，看到台阶下缩成一团的女人。

像只流浪狗，隐约有点几年前的样子。

他的心情莫名有点起伏，缓步走过去，在女人面前站定，“来多久了？”

“七点四十来的。”宋襄语气平静，一点怒意都没有。

严厉寒心底的波动被她平静的语气扫平了，不动声色地收回视线，越过她上了台阶。

宋襄抬起头，面上平静，亦步亦趋地跟了上去。

进了客厅，严厉寒脱了外套，随手扔在沙发上，略微低头，慢条斯理地解开袖扣。

他没理会宋襄，径直走上了楼。

开了一天的会，浑身都不舒坦，当然得洗个澡。

身后有乖乖跟上来的脚步声，靠得不远不近，一直走到房门口才停住。

严厉寒唇角扯起轻嘲的弧度，动作自然地脱了衣服，赤身果体走进了浴室。

第7章

等到水声传来，宋襄才走进房间。

她按照习惯，给严厉寒拿了浴袍，吹风机，睡衣。依次整齐地摆放在沙发上，然后就坐在沙发上不动。

严厉寒一身水气从浴室里走出来，就看到沙发上像雕塑一样的背影。

和五年前不一样，以前像个小傻子，或多或少还有点可爱。

现在是个机器人，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没反应，无趣地令人烦躁。

“傻愣着做什么？”他随手将手中的毛巾掷了出去，准确地砸中了宋襄。

宋襄回过神来，立刻拿了浴袍走过去，面色平静，仿佛眼前性感迷人的男人躯体并不存在。严厉寒眼神沉沉，死死攫住眼前这个女人的每一个表情细节。

很遗憾，她真的是个机器人。

“是不是怎么折腾你，你这张脸都不会有起伏？”男人忽然问。

宋襄低着头，给男人系着腰带，淡淡地道：“我是您的秘书，要随时得体，要不然会丢了您的面子。”

严厉寒偏头讽笑，眼底闪过烦躁的阴郁之色。

忽然，他一把打开她的手！

“严……严总！”

她尚在茫然，男人已经将她打横抱起，大步流星地走向了床的方向。

身体被毫不留情地扔到床上，天旋地转之间，脑子里一片浆糊。

“严总！”她企图爬起来，被男人一把按下去。

他慢条斯理地扯开身上刚穿好的浴袍，随即单膝压在了大床边沿，带来强势的威压。

冰凉的唇贴上脖子，领口被他熟门熟路地扯开。

宋襄忍着火气，闭着眼睛，“我记得您不喜欢用别人用过的东西。”

男人动作没停顿，如刀子一般的羞辱言语也轻松吐出：“报告显示，你很健康。”

“那很幸运，路易斯没病。”宋襄面无表情，感受到上衣被扯开。

严厉寒低笑，喜怒不明。那阵笑声却带着一种森森刺骨的威胁，让宋襄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他说：“是很幸运，要不然就算你跪下求我，我也绝不会再碰你。”

宋襄彻底闭上眼睛，懒得听耳边压抑的男性气息。……

深夜 床头灯开着，男人上身赤果，露出大片蜜色的肌肤，强势又性感。

严厉寒靠在床头，指尖夹着烟，微眯着眼睛吐出烟圈，将他整张冷峻的脸都氤氲在晦涩不明的薄雾中。

床边，女人裹着一身薄毯，瑟瑟发抖。

“弄疼了？”他不经意地问。

宋襄喉咙稍动，里头就像是被倒刺刺过一般，火烧烧的疼。

她开口，嗓音沙哑：“我有事要跟您说。”

严厉寒将烟按灭在水晶烟灰缸中，眼神略过近处的女人，凉凉地道：“你也算聪明，知道现在跟我谈条件比较容易。”

宋襄不管他语气中的讽刺，继续开口：“我想调去分公司，学一点新的东西。”

男人微怔，转而盯住女人的脸，目光审视。

他骤然嗤笑，嘲讽地道：“这是要跑？三个月而已，我还能不放你走？”

他是有点吃腻了，但他甩她可以，轮不到她主动跑。

而且，他还没看到她这张寡妇脸变色呢。

“我很感激您这几年的栽培，只不过早走晚走都是走，我现在去分公司，还能顶着您秘书的光环。”宋襄言不由衷，尽量奉承着男人。

严厉寒一眼看穿她的心思，冷哼地道：“栽培？在床上的栽培吗？那你学的其实很差，五年了都没长进。”

宋襄木着脸，“让您失望了。”

“要去就去吧。”男人躺下，闭上了眼睛。

宋襄松了口气，裹着被子站起身。

她捡起地上的衣服，脚步轻轻地往外走。

“宋襄，这是你自己选的路。”身后男人忽然又开口。

宋襄打开门，目光坚毅，“您放心，不管今后怎么样，我都不会给您添麻烦。”

严厉寒呵了一声，“滚吧。”“是。”

第8章

宋襄是独自走回去的，激烈的事后吹了一夜寒风，早晨就开始发高烧。

然而没给她休息的机会，人事部的电话就打来了。

她被分配去严氏集团旗下一家汽车销售公司，职位是一线销售，实打实的流放。

严厉寒真的够狠，直接将她按进了泥土里。

从首席秘书到直营销售，跟从皇帝宠妃到边疆小兵一个性质。

宋襄顶着高热，强撑着去报到。

到了现场，她才知道什么叫一线。

地方小不说，放眼看过去，整个办公室都被挤满了杂物，空气里都弥漫着奇怪的味道。

接待她的主管叫王勇，是个肥头大耳的中年男性。

对方态度热情得过分，进门的时候眼珠子就粘在了宋襄身上，明里暗里打听宋襄被流放的原因。

眼看着宋襄不松口，他就不耐烦地一挥手，让宋襄自己去找位置。

宋襄不管周围人异样的眼光，把自己仅有的几样东西放在了工位上，然后坐在位置上熟悉业务。

她不关心业务，只想赶紧把三个月混完。

于是也没自我介绍，熟悉完业务就拎着包去站大厅了。

同事都有事做，没人愿意理她，她又头晕得厉害，干脆就靠在角落里装蒜。

“姑娘，这车能叫我试试吗？”恍惚间，有道声音叫了她一声。

宋襄定睛一看，眼前站着个穿衬衫的五十多岁老头，衣服领口还有细微的小洞，看着不大有钱的样子。

她看了一圈，几乎没人理这老爷子，估计是觉得人家买不起。

“能，我去拿钥匙。”

宋襄吸了口气，缓了一下天旋地转的头晕，去后台拿钥匙。

老爷子试了一辆奔驰C级，大概四十多万左右，宋襄拿了资料册字，还想着要怎么介绍。

然而她刚要开口，对方就从车里出来。

“这车我要了，开票吧。”

宋襄愣了一下，周围瞧不起老头的人也愣住了。

“您不再问问细节吗？”

“买车不就这么回事，我都买了七八回了，用不着介绍。”老头摆手。

他这么一说，办公室里的人全都傻眼，郁闷得牙都要咬碎了。

宋襄也有点意外之喜，赶紧领着老爷子去办手续。

前台刚开始，王主任忽然走出来拉她往边上走。

宋襄烦他动手动脚，后退一步，“您有事？”

“第一天就开单，请大家喝喝饮料，有助于同事之间的和谐的。”对方一副知心上司的嘴脸。宋襄不好拒绝，面色平静地点头，“那等我……”

王主任直接转身，招呼众人，“宋襄请喝饮料，大家想喝什么都赶紧说啊。”

宋襄心里不太舒服，然而众人已经围上来了，很自来熟地报奶茶名字。

她还是用本子手写才记下来，整整写了一页纸。

她本来打算去前台打招呼，一个叫蒋婷婷的红唇女子就挽上了她的手臂，态度十分熟稔。

“襄襄，你去买吧，我帮你办剩下的手续。”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宋襄虽然犹豫，但还是同意了。

她现在头晕的厉害，急需出去透气。

第9章

大中午的，奶茶店在隔壁的商场，还是几家不同的店。

宋襄拿着本子一家一家买，然后拎着奶茶前后转场，没一会儿就浑身都是汗。

眼前黑了好几次，她死咬着唇才没有当场晕过去。

“严总，这个联动项目您大可放心，我们商场是完全可以承办的。”

“嗯。” 只是淡淡的一声回应。

宋襄脑子一激灵，以为自己听错了。

隔着人群，她眯着眼睛看过去。

扶手电梯上，男人一身剪裁得体的西装，面色冷峻，正缓缓而下，后面跟着一众保镖和秘书。 正是严厉寒。

倒霉的时候果然连喝凉水都塞牙缝。

宋襄迅速拎起十几杯奶茶，脑子想都没想，就往人群里钻。

她虽然不在乎，但也要脸，不想让严厉寒和原来的同事看笑话。

然而大概是最近真的倒霉，又或是屋漏偏逢连夜雨。

她刚一动身，迎面就撞上了一堵肉墙。

脑子里瞬间炸开，脚下没站稳，整个人都向后仰去。

顷刻之间，奶茶撒了一地，宋襄半个人都倒在奶茶中间。

周围都是惊呼声，夹杂着被撞男人的咒骂声，一片混乱。

“宋襄姐？”宋襄不用抬头，立马就辨认出这是秘书室李珊的声音。

一片嘈杂中，皮鞋踩在地面上的声音仿佛被单独拎了出来，隔着许多人，单独对她展示高贵。宋襄联想到严厉寒眼里的不屑，估计在内心里骂她废物呢。

“宋秘书怎么在这儿？”

“她可是首席秘书……”

宋襄头晕目眩，死攥着手才保持冷静，在身体缓和之前只能低着头，让头发遮住自己的脸，掩耳盗铃地掩住一点狼狈。

男人在她面前站定，宋襄刚好可以看到他锃亮的皮鞋。

她不敢抬头，却能清晰感受到背上芒刺一般的目光。

“商场的清洁只能做到这种程度，我很怀疑你们能不能承办严氏的项目。”

他的话是说给经理的，眼睛却一直死死盯着面前的女人。

经理吓得面色发白，赶紧走到宋襄面前，“小姐，你这是怎么回事？”

宋襄觉得身体快要炸开了，这时却咬牙生出一股倔强，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

“抱歉，我去个洗手间，回来再帮忙收拾。”

她话音刚落，就听到男人一声讽笑，生生将她好不容易凝结起来的倔强残忍敲碎。

宋襄深吸一口气，逼着自己挪动脚步，往洗手间去。

然而她刚一动，严厉寒就迈了腿，越过她和那摊污渍，面色冷峻地走了过去。

擦身而过，她闻到他身上熟悉的木樨香。

只是一瞬，高贵的香气就被她身上奶茶的味道冲散了。

两相对比，严厉寒有多光鲜亮丽，她宋襄就有多狼狈不堪。

她的步子再也迈不动了，只能站在原地等严厉寒的背影消失在眼前。

“小姐，你该不会是想让我们保洁自己打扫吧，你倒是给句话啊。”

宋襄没动。

工作人员瞪了她一眼，嫌弃地用两根手指推了她一下。

没想到，宋襄竟然直直地倒了下去。

“小姐！” 声音真难听。

宋襄眼前彻底黑掉之前这么想着。

第10章

鼻腔里充斥着消毒水味，宋襄皱着眉头睁开眼睛，眼前的模糊散去，世界都是白色的。

“醒啦？”

宋襄抬了抬头，看见了身边正在调试点滴的护士。

“我……” “你晕倒了，被送过来一个小时了。” 护士语气淡淡的。

宋襄撑起半边身子，看清楚周围，是个环境不错的点滴室，看着不像是普通医院。

“抱歉，能麻烦问一下，是谁送我来的吗？”

护士瞥了她一眼，忽然挑了挑眉，“你运气不错，在商场晕倒，一身的奶茶，还能有个帅哥抱着你过来。”

宋襄这才感受到不适，低头一看，她的裤子和衣服上全是干了的奶茶。

“送我来的人呢？”

护士啧啧两声，冷淡的眼神里有点八卦，“那帅哥真是好人，替你付了医药费，本来还想守着你，结果接了个电话就急匆匆地走了。”

宋襄叹了口气，扯了扯唇角，“那真是可惜了，不能谢谢他了。”

护士还想再调侃几句，却听到宋襄继续道：“能麻烦把速度调快点吗？我还有工作。”

“你们这些白领真可怕，都高烧三十九度了，居然还想着回去工作。”

护士一边吐槽，一边帮宋襄调快了点滴。

宋襄疲惫地闭上眼睛，脑子里闪过严厉寒冰冷冷的眼神，她一个激灵坐直身子，后背上是一层冷汗。

她看了一眼窗外，人来人往，不自觉地攥紧了拳头。

手机忽然响起来，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喂……”

“小宋啊，你怎么回事，买个奶茶去这么久？”

宋襄皱了皱眉，这才反应过来是王主任，她缓了口气，“主任，我在商场晕倒了，现在在医院。”

“医院？”王主任嚯了一声，语气竟然有点关心，“那你今天放假吧，刚好婷婷也帮你把事情办得差不多了。”

宋襄直觉这群人没这么好的心，但她现在没力气去争辩什么，说了两句场面话就挂了电话。输液一直到将近四点，她从医院出去，太阳已经开始西沉了。

这个时候再去公司也是白搭，不如直接回家，反正她也不在乎那点工资。

抱着消极态度，宋襄打了车回家，然而刚到电梯门口，她就听到了嘈杂声。

“都搬出来，赶紧的。”

宋襄心里一沉，赶紧走进楼道，果然看到有人从她家里往外搬东西。

“你们在做什么？”

搬东西的人面面相觑，却并不打算理她，继续忙进忙出。

宋襄一把拉开门，正面撞上物业的小陈。

“宋小姐啊，你怎么才回来？”

宋襄气得胸闷，指了指外面的东西，“这是什么意思？谁允许你们进我家的？”

小陈摊了摊手，眼神有点不屑，“您自己忘记交房租了，房主要我们把您的东西搬出去，说是马上有新的租客进来。”

“房租？”宋襄僵住。

这间公寓是两年前严厉寒身边的徐毅帮她搞定的，就是为了来往公司方便，当时说交了三年的房租，她这两天忙慌了头，根本就没想到房子的问题。

“你要是有问题就打电话给房东，这都快到下班时间了，我们也不好做的。”

物业翻了个白眼，继续转身招呼工人们搬东西。

宋襄站在门口，眼看着这群人把她的东西像垃圾一样扔到了楼道口，物业嘴里还叽里咕噜地说着抱怨的话。

“这些东西可得尽快拿走，要不然我们只能让清洁工来了。”

宋襄攥紧了包带，脑子一抽，第一反应就是打电话给徐毅。

然而只是一个深呼吸，她就停止了动作。

是她自己要离开严厉寒的，对方要收走这些东西也是正当的，怪就怪她没做好前期工作，给了别人羞辱她的空子。

走廊里堆满来东西，她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宋襄握着手机，想了想决定找人帮忙。

“喂……” *** 半小时后，宋襄从出租车上下来。

周围灯光昏暗，环境还算干净，她按照顾连给的地址找到了房子。

一栋老旧的独栋别墅，门口的大门都生锈了。

顾连给了她密码，她直接进了院子。

敲了主宅的门，里面传来回答。

咔哒，门打开。

“快进来吧。”

顾连一头酒红色波浪发，唇红齿白，一张脸端的是妖精再世。她大概是刚洗完澡，正忙着吹头发，穿着一身丝质睡衣就来给宋襄开门了。

由于篇幅有限，更多精彩内容点击小卡片 【关注公众号】后继续阅读↓

点击继续阅读全文

原作者姓名：在逃兔子

原出处：微信公众号【倔蜗牛文学】（已授权）

原文链接：

<https://site90okzye9o41e3x4n.zhuishuyun.com/reader?bid=rqnV4NXEoGbM1zI12Ag0vewQDL90Y86d&cid=754733>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zhuanlan.zhihu.com 所有